

# 守候

沐莲

作家出版社



# 守候

沐莲 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守候 / 沐莲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9  
ISBN 978-7-5063-7572-6

I. ①守… II. ①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14751 号

## 守 候

---

作 者: 沐 莲

责任编辑: 贺 平 翟婧婧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440 千

印 张: 28.5

版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572-6

定 价: 30.00 元

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题 记

林子明在向他的学术界友人介绍我时，曾说过这样几句话：

“她是一个别样女性，她走过一条很特别的人生路。”

“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，那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孩，清澈的双眸四处张望：陌生、好奇、求知、渴望！然而，当她经历了风生、水起、霜染、雪凋这一女性四季——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旅程之后，如今，如今双眸已不再清澈，一切重新变回‘陌生’……”

“生活夺走的，正是它所给予的。青春、信仰、感情、事业、荣誉……一切都已消磨殆尽，身后只剩下那条她曾经走过、但却永远不再属于她的时光之路，就连足迹都已淡漠无痕。只有那永不停歇、谁也夺不走的思绪，还一遍又一遍地漫步在那条时光之路上，品尝着那迟到的味道：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舍利子。”

“可是，假如，假如一切重新来过，她还会这样义无反顾吗？……谁知道呢，难说这颗心没孕育其中，难说若干新的生命不会重蹈覆辙！这就是她、她一生所守候的吗？”

——我说：是的，这就是我，我的人生路。我一生所守候的，还是让我自己来说吧。

自从这条路伊始，我心里就只有学习、事业、荣誉、友情和奋斗，而没有“我”自己。

为了那份执着的事业、那份令人艳羡的荣耀，还有那份纯朴

的情感、那场如歌似画的生命之梦，我的确守候了一年四季，守候了一辈子的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守候到濒临生命的尽头。

不料旅程将尽，眼前却突然一片空白，这一切瞬间变成过眼烟云，而烟云过后还有一个“我”……

由初谙世事、到沉浸其中、再到忘我拼搏，由一个优秀女生、到魅力女子、再到成功女士、直至迷茫女人，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，请让我在书中慢慢道来。

(故事纯属虚构)

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风生 | 1   |
| 第二章 水起 | 80  |
| 第三章 霜染 | 192 |
| 第四章 雪凋 | 340 |

## 第一章 风生

那是春天的风，吹绿大地，唤醒生命，带来一片生机！

### (一)

少女时光，就像自然界的春天，向着朝阳，尽情放飞美丽和梦想。

我叫何予平，这还是刚上小学一年级时班主任老师给我改的名字。老师说：“你以后就叫何予平吧。不然，咱们班两个何玉平，一点名，你俩都答应，不好区分。”

记得当时我背着手，高兴地点点头，脸都红了。我很珍惜这个名字，因为这是老师起的。

我的班主任老师姓刘，二十多岁的样子，长得虽然不漂亮，但人很朴实，很关心我们，很认真地教我们识字、算算术。接待我报名入学的也是她，之后又让我当了班长。

“都坐好，今天我们要选出班委会，我先指定一名同学当班长。班长必须学习好、诚实、团结同学、遵守纪律……”

我们都背着手，笔直地坐着，静静地等着老师往下说。当时我还不明白班长是干什么的，只觉得班长应该是班里的好学生，或许应该长得好，也应该穿漂亮的衣裳吧？那我可不行，我家穷，娘给我做的布鞋都快露脚指头了……

“何予平同学当班长！”

我好像没有听见老师的话，还在按照自己的心思往下想。

“何予平！”

随着老师的声音全班同学都鼓起掌来，而且把脸都转向了我。因为我

个头高，坐在后边，一下子看到了那么多双眼睛，心不由得“咚咚咚”地跳了起来，马上站起来答应：

“到！”

“坐下，坐着就行。以后你就是班长了，可要处处带好头哇！”

我连连点头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羞涩地坐下了。没想到会让我当班长。别人都说我长得清秀，眼睛很水灵，又聪明又勤劳，但是我的衣服很旧，带大襟儿的小花格上衣都磨掉了一个角，还梳着中式的“门帘”头。

接着，老师又指定了学习委员、文娱委员、体育委员和卫生委员。掌声不断响起，我也很兴奋，手都拍红了。气氛很庄严，破旧的石头土坯墙教室顿时好像变成了神圣的殿堂。

放学后，老师把我们五名同学都留下来，说：

“以后你们就是一年一班的班委会。今天我先领你们开个会，分一下工，明确各自的责任。以后班委会就要你们自己开了，由何予平同学负责组织。”

其实，那时候我刚上学没多久，对什么都觉得既新鲜又陌生，对组织班委们开会更是一无所知。我睁着好奇的眼睛，静静地看着老师的一举一动，想从中学点什么。

只见老师打开一个很旧的小本夹子，里面夹着十几页白纸，她先在第一页写上日期，又写上我们的名字。我看到我的名字后边写着“班长”和“任务”几个字，接着老师又写了一行字，可是大多我都不认识。

“以后慢慢就认识了，”老师一边写，一边念给我们听，“你们的任务都写在这里，以后每月开一次班委会，对照检查自己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……”

那天，老师说了很多话，怕我们记不住还重复了一遍，末了又叮嘱我：“等你认字多了，这个记事本就由你来记。你是班长，平时要多留意，谁做得不好就要提醒他。”

我一一答应下来。

那天放学后我没有按时回家，因为听说三年三班沈玉萍他们也在开班委会，就想去看看。我站在三年三班门口，从门缝里看见班长沈玉萍面对着几个班委正在往本子上写着什么，气氛有点严肃。

“慢一点，你再说慢一点。”写完之后她抬起头来又说，“这个建议很好，大家先商量一下看怎么落实……”

屋里顿时议论起来，大家都抢着发言，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都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一不小心还把门给挤开了。

“谁？”一个男同学问。

“我看看……”沈玉萍走过来看见了我，问道，“你是来找我的吗？”沈玉萍是我家邻居，认识我。

“啊？不是。我想看看……”我不知该怎么回答，一边说着“没事儿”一边往回走。

回到教室里，同学们都走了。我回忆着沈玉萍他们开班委会的情况，觉得很开眼界，可是自己却不会说那些话，也不懂那么多。怎么才能学会呢？想着、想着，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与这个教室、与这所学校拴在了一起，不想回家，总觉得还有些事情在等着我去做，却又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。我左看看、右看看，想尽量找点事情做。

我们班的桌椅都是高年级挑剩下的，大大小小的很不整齐，有的还是用钉子和破木板拼凑的，但在我看来那已经很不错了，因为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学到知识。我拿起抹布先去擦干净讲台上的灰尘，接着又把二十多个歪歪扭扭的课桌尽量摆正。因为教室的土地不平整，有几个拼起来的木头凳子费了半天劲儿也摆不正当。

“猴皮筋儿我会跳，‘三反’运动我知道，反贪污、反浪费，官僚主义也在内。”

听着屋外女同学跳皮筋儿唱的歌声，我马上探头喊道：

“柴秀文！”

柴秀文应声从外面跑进来问我：

“叫我干啥？予平。帮你摆桌子呀，咋不早叫我呢？行，摆好快回家吧，她们几个都在外边等你呢！”

柴秀文的爸妈都是工人，家里有一个弟弟、一个妹妹，个头和我差不多，单眼皮，文静的外表，有着活泼又开朗的性格。我们从小就常在一起玩，一起剜野菜，她对我一直很友好。这时她又帮我摆好最后几个桌椅，锁上门走出来。另外三个女同学见我出来了，就提起书包跑过来，因为我们每天都是一起回家的。

我们的学校是镇里唯一的一所汉族小学，校园很大，坐落在镇子的最西边。一至六年级、二十多个班，镇里及周边近千名学生都在这里学习。校园由两部分组成，东南面曾经是一座寺院，五间高大的石头墙瓦房是高

年級的教室，瓦房中間有一條石頭甬道，四周長着高大的樹木。西側是一個很平整的籃球場，緊挨着的西南側一棟長長的新房子是教師辦公室。校園東北面的三間大房子也是高年級教室，北面和西北面兩大排低矮的石頭牆土坯房則是低年級教室。校園中間是一個很大的操場，被用來做廣播體操、開運動會、兼做足球場地，雖然坑坑洼洼的不太平整，雨後更是泥濘不堪，但却是我們的課間活動的樂園。場地的東側有一大排單雙杠，下面墊上了燒過的煤渣，雨後也不算泥濘，是最吸引人的地方。

我們幾個女生剛拐過一個積了很多雨水的泥坑，就看見一些男同學正在單雙杠上翻上翻下地玩着，其中也有我們班的兩個男生。我突然看見一年二班那個卷發男生也在那，他姓楊，高高的個子，淡黑色的頭髮自然卷曲着，長得很白淨，還是雙眼皮。可他就是愛打架，經常把別人從單杠上趕走他上去玩，同學都叫他“卷毛”或“卷毛羊（楊）”。我有点怕他，就拉着柴秀文她們想從泥坑那邊繞過去，我們班的男生見狀先給我們讓了路，卷發楊很不情願地從單杠上跳下來走到一邊去了。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，不料正遇上他的目光，那一瞬間我覺得他還算友善，就留下了好感。

來到學校大門口，又碰上我們班的学习委員林子明，他家就住在校外的馬路北面。他中等個頭，拿着一張報紙在我面前晃了一下，想說什麼又打住了。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一種叫“參考”的報紙，是他爸爸在城里訂的，經常拿回來一些。他爸爸帶着小老婆在城里做事，他媽是大老婆帶着他留在老家。他經常跟他媽學着認字看報紙，比我們懂得都多，又愛動腦筋，說話辦事都像個考究的小先生，大伙都很羨慕他。因此報紙上一有什麼新鮮事，他就拿到學校來，吸引一些同學圍着他。

我們幾個背着只有兩本書的扁扁的書包往家走，跟以前一樣，總是在商店、飯店門前那些高低不平的石頭台階上跳上跳下，有時候還拉着手吵吵嚷嚷地橫着走。那一天，剛走過糧店門前，我突然想起老師讓我“處處帶好頭”的話，就對她們說：

“對了，咱們人多，也得排成一排走了。”

“啊？我都忘了，老師說三個人就得排隊走，是不？”柴秀文最先響應。

“那，予平，你是班長你打頭……”大風說。

“不，還是小個打頭，我在最後。”

我們雖然排成了一隊走，可還是回頭回腦地說个不停。我也一樣，那

天不知咋有那么多话。

“你们说，刘老师为什么让贺小玲当文娱委员，没让她当班长呢？她爸妈可都是老师呀！她长得又好看。”我问柴秀文。

“可也没让林子明当啊！他还会看报纸呢。”柴秀文回答说。

“那李志成他妈也是老师，他爸爸还是镇里的干部呢，也没让他当啊。”走在最前面的大风说。

“可我，我家都是工人，我又穿得这么破，能当班长吗？”我还是有点弄不懂。

“那咱们刘老师家还在农村呢，她也不常穿新衣裳啊！”

“谁能跟贺小玲比，她家多有钱啊！”

“我看老师是看谁好就让谁当！”

“那刘老师就不怕贺小玲她妈不高兴？”

“刘老师又没偏向谁，怕啥？再说连贺小玲她妈都说她‘娇气’。”

“嗨，老师让你当你就当呗！反正咱们从小就在一起，最愿意让你当班长了……”

我和柴秀文家离学校最远，最后只剩下我俩时我还自言自语着：“那我就更得处处带好头了。”

“带头怕啥？不就是好好学习、遵守纪律嘛，我看你做得比谁都好。”

“可是，老师说‘还得带领同学们好好学习’。要不，咱们也像三年级沈玉萍她们那样成立学习小组，放学后在一块学习、一块唱歌、一块玩？”我突然想起入学前参加沈玉萍她们校外学习小组的事儿。

“行啊，我也愿意和你一块学习。要不一回家，我妈就让我照看弟弟妹妹，我该落后了。再说大风她妈也老是让她看弟弟。”

其实，一年级的功课很简单，不需要动脑筋，只要下点功夫记住就行，因此得满分很容易。而且，那时候我的记忆力特别好，老师每天讲的内容都能背下来。可是老师说我是班长，帮助同学是我的责任呀。

我的这些想法被刘老师知道后，她很和气地对我说：“予平啊，让你当班长的事儿你不用为我担心，我事先已经跟小玲她妈沟通过了，还有志成他妈，她们是老教师，都很支持我。再就是你们要成立学习小组的事儿，这是好事儿，你们可以先成立一个试一试。如果好，再成立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把全班同学都带起来。”

刘老师的话虽然很简单，但是我听着却很新鲜，好像也很深刻。什么

“沟通”啊、“试点”啊，事先沟通好了就不会闹意见，没有把握时先试点，搞好了就能起示范作用。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上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

不久我们就成立了第一个学习小组，当时只有我们六个女生，放学后在校园树下的石头台上写完作业再回家，期中考试时我们六个人两科都得了满分。可是班上还有几名女同学成绩刚及格，因为她们回家后没时间学习。刘老师拿着我们的试卷做了对比，说：“你们几个也加入予平的学习小组吧，人多力量大，互相影响、互相帮助。”

刘老师说的话，好像又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。

后来男生看我们天天在一起写作业，就三三两两地围拢过来，他们也想参加，可又不好意思说。有一天竟然来了六七个人，连平时最不爱学习的丁东根也来了。他们在旁边一个推一个，嘻嘻哈哈、挤来挤去的。

“你想去就去吧，推我干啥？”邓喜祥说丁东根。

“你不是说也想参加吗？”

“可人家都是女生……”

“问问班长要不要男生？”

“班长肯定同意。可是，别的女生不同意咋办？”

他们吵得我们也学不下去了，柴秀文她们都抬头看着我。

“你们真想参加呀？”

“想！”

呵，回答倒很干脆，还异口同声。

这时，林子明从远处跑了过来：“也算我一个。”说着，他把脸转向刘玉和说，“你们这几个小子，不是说好了吗，我也参加。”

其实，这事儿我们平时也议论过，一是怕他们没长性来了会捣乱，二是这里写作业用的石头台子太少了不够用。

我突然想起了沈玉萍他们的班委会，就干脆把我刚才想到的问题又说了一遍，让大家一起商量。

“我们肯定不捣乱，跟你们一块学，我就能学下去，要不我思想老爱溜号。”丁东根抢先说。

“我也是，还是一块学好，要不我在家写作业老挨说。”

“谁要是捣乱咱就批判他！”大风说。

“不是批判，是批评好不好？”林子明纠正道。

“呵，还要‘批判’呢，真厉害！”丁东根说完，大伙哄堂大笑：

“哈、哈、哈……”

但是，商量了半天，我们都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。我们女生只能俩人挤一个石头台，给男生让出三个来，并鼓掌表示欢迎他们，大伙都很高兴。

很快，学习小组先由六个人增加到十三个人，又增加到十七个人，快赶上半个班的人数了，在校园里学习很不方便。班里还有一些人也想加入，怎么办？我去问了刘老师，刘老师启发我说：

“你不是说看见沈玉萍他们开班委会商量……”

刘老师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，我高兴地跑回教室组织班委开会。我学着刘老师和沈玉萍的样子，说明了班委会的主要议题，林子明第一个发言。他说：“要我看，也别成立什么学习小组了，干脆全班一块上自习，在教室里写完作业再回家。要不，写完作业再念两分钟报纸？”说着，他看了大家一眼，又补充道，“要不，唱歌也行。”

“行啊，有不明白的还能互相问一问。”贺小玲也赞成，她很聪明，学习好，唱歌也好，还会跳舞，又愿意帮助别人。

“那值日生什么时候扫地呀？”卫生委员刘秀芝着急了，她家在农村，每天放学都急着回家下地干活。

“学习十五分钟就够了，作业又不多，写完作业马上扫地，值周生来检查卫生还赶趟儿。”体育委员李志成总是想得很周到。

又议论了一会儿之后，刘老师也来了，她好像也想到了可能要占用教室的问题。刘老师听完大家的意见后，说：

“大家说的都有道理，我看可以先试试，每天十五分钟写作业，写完马上回家，不然家长该有意见了。念报纸是好事，唱歌也是好事，不过不要放在一起做，先把大家的学习习惯培养起来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记住，对谁也不要强求，自愿参加，有事儿的也可以先走。这事儿，回家一定要向家长说明白。”刘老师说完又转向我，“予平，这事儿还是由你负责，让子明辅助你。”

按照老师的要求，我每天都很认真地组织大家写作业。从农村来的几个男同学有时会缺席，但是，第二天早上我和林子明都要拿过他们的作业本先看一遍，帮他们把错误纠正过来再上交。

那一学期期末考试，我们全班同学大多数都得了双百分，只有几个人单科得了九十分，谁也没有落后。平均成绩在全年级排第一名，比第二名

多出十几分。而且，我们班的纪律也最好，没有打架骂人的。秋季运动会上，我们班都积极报名参赛，获奖人数最多，我自己就得了六十米、一百米、跳远、还有接力四项第一。

这件事引起了学校领导的重视，我们一年一班在学校有了小小的名气，被评为优秀班级，刘老师很有面子，我也成了“三好学生”。

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，有的班级已经不生取暖的炉子了，可是我们一年级不行，我们人小不经冻。学校不给我们安排校工，我们就自己动手生炉子。

我提前一天到校，帮着刘老师把生炉子的同学排好班，把自己排在了第一天。

那天我早早就起来，揣兜里一个窝头当早饭，从家里拿了一点柴火就走了。到校后天还很黑，我们一年级教室里没有电灯，我只好摸黑把柴火放进炉子里，又撮上一些碎煤，划着火柴点着一张废纸。可能因为炉子一个假期都没点火了，不管我用嘴吹气、还是用笤帚扇风，碎煤就是烧不起来。弄了半天也不行，呛得我直咳嗽，手脚也冻得不好使唤了，还弄了一脸黑灰，眼看天就要亮了，急得我流出了眼泪。正在这时，隔壁“卷发杨”来了，他手里还拿着一个烧熟了的土豆，一边香喷喷地吃着，一边站那笑话我。

我瞪了他一眼，把脸转过去，又往碎煤下面塞了一点细柴，然后用力扇风。可是细柴烧完了，煤还是没点着。这时，卷发杨把吃剩的土豆皮往我面前一扔，冷嘲热讽地说：“你们女生就是笨，根本不会点炉子，还是看我的吧。”

说着，他去他们教室拿来几块没烧透的煤核，然后让我站到一边去，把我塞到炉子里的引火柴和煤都掏了出来。我看见他先把引火柴一起放进炉膛搭了个小支架，放上煤核，然后再放那些碎煤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的纸，点燃后放到引火柴下面，火一层一层地烧起来，最后碎煤也烧着了。

正在这时，林子明、刘玉和、邓喜祥也拿着引火柴来了，林子明还带了一点煤核。

“班长，今天谁负责生炉子？”

“我。可是……”

“这有啥难的，谁都会，还用别人帮忙？”林子明话里有话地说给“卷发杨”听。

“因为我家买不起煤，从来没烧过，没想到煤这么不好点火。”我带着歉意解释道。

“可不是吗，班长，俺们就知道这碎煤不好点，所以都来了。有俺们在就不用别人帮忙了，班长，你也快回家吃饭去吧。”刘玉和也不服“卷发杨”。

这时柴秀文和大凤也来了，她俩一人抱着一些柴火。

“班长，你咋不叫我俩呀？炉子点着了吗？你快回家吃饭去吧，不然就该迟到了。”

“我带窝头来了。”

“那就放炉子上热热啊，热了再吃。”柴秀文拿起笤帚扫了扫炉盖，掏出我的窝头就放上了。

“你俩排在大后天，柴火可得省着点烧。”我嘱咐她俩。

“卷发杨”见没人理他，使劲儿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就出去了。

“谢谢……”我突然想到应该谢谢他，可是林子明却说：“走就走吧，这点小事还用‘谢’！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道。

“卷毛呗！”刘玉和轻蔑地说。

“不对，叫卷毛羊！”林子明故意以错纠错，说得大伙一阵窃笑。

这时柴秀文附在我耳边低声说道：“听说叫杨、杨雨生，没有妈，有一个妹妹……”

刚才说的这些话不知“卷发杨”听到没有？那时候还都是小小少年，互相帮忙，或者显摆显摆那点本事、互不服气、打赌都是常有的事。但是，我却不知道“卷发杨”早就没了妈，他爹带着他和妹妹过日子，因此他在家啥活都得干。不吃早饭是常有的事，据说那天他没有回家吃早饭，也没带饭，只吃了一个烧土豆就顶饿了。

不大工夫，刘老师也来了，还拿来一些破旧的书本儿和两盒火柴。

“我家也不烧煤，不然我就拿点煤核来了。予平点的炉子啊？不好点吧？一冬天没烧了都是凉气，我还担心点不着呢，想早点来看看。”

当刘老师听我们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之后，表扬林子明和柴秀文他们“关心集体、帮助同学的做法值得大家学习”，之后又说道：“不过，

咱也应该谢谢杨雨生，他毕竟帮了咱们的忙。再说，学校把咱们评为优秀班级，咱就得树立好风气。一个班级的班风什么样要看班干部，因此，班干部一定要起好带头作用，什么时候都要带领同学互相尊重、互相帮助才行……”

我们都静静地听着刘老师的话，似乎又弄懂了一些道理。

……

没想到就是那一年、刚上小学一年级时，不经意间发生的这些事：老师的启蒙、引领和示范作用，“要处处带好头”的那种“责任”意识，“三好学生”的荣誉感，以及女生间的友谊，尤其是“卷发杨”和林子明这两个男同学，竟若即若离地伴随我一路走来，走过了几十年。

## (二)

一天上学去的路上，身旁突然传来阵阵歌声，那声音有点耳熟。我停下脚前后左右地看着，没有熟人，歌声也停了。可是我一走，歌声又响起来。

“奇怪，谁呢？怎么不见人影？”我这样想着，索性转过身倒着走。

“呵呵！予平，刚才是小玲我俩刚给你编的新歌，好听吗？”

贺小玲、柴秀文，还有大风、小芳，四五个女同学躲在粮店的墙后面等着我过来，说完又唱了起来：

班长好，好班长，处处给我们做榜样。爱劳动，讲卫生，学习更是第一名。尊师爱校帮同学，体育比赛样样行。学习予平好榜样，做个模范好学生！

以前柴秀文她们就编歌唱我，歌词儿前言不搭后语，天天改来改去的，怎么高兴怎么唱。而且不管我走到哪，身边总是跟着几个人，多数是女生，有时候也有几个男生，这个唱，那个也唱。现在都读二年级了怎么还唱呢，而且连贺小玲也掺和进来了。我一时不知该咋办了。

“不要再唱了，让别人听见不好。”

“那有什么不好的，俺也没瞎编。”柴秀文说。

“就是嘛！”

“咱班男生还让我教他们呢。”贺小玲说。

贺小玲她妈是音乐老师，开朗大方，很想让贺小玲多和我在一起，多接触一些同学，多吃点苦。贺小玲身体比较弱，也娇气，但是家教好，又聪明，说话办事知道分寸，从不笑话我的衣着破旧，对我的影响很大。和她在一起，使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那一面。

当时我虽然说过她们，但我还是不喜欢她们老夸我。没办法，只能更加严格要求自己，把她们编的这歌儿当作闹着玩吧。还好，不久她们的歌声就变成了“学习雷锋好榜样，忠于革命忠于党……”

那时想不唱都不行，全校一个声音，课堂上唱，课下也唱；校内唱，校外也唱；学生唱，老师也唱，连工人农民都唱，我从广播里知道全国人民都在唱。

“予平，咱班是不是今天开始排练歌咏比赛呀？”贺小玲问我。

“那啥时候去派出所擦玻璃呀？”卫生委员刘秀芝在一边着急了。

“俺们男生今天得去电影院帮着维持秩序，这事儿都跟人家说好了，再不去可就没信用了。”体育委员李志成拉着两个男同学也凑过来说。

学习雷锋做好事，是我们那个年级的一件大事，尤其是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加入了少先队，又是优秀班级，必须带头学雷锋。因此除了学校正常的活动外，我们又给自己找了很多事儿，经常忙得不知先干什么好了。只好由刘老师来帮我们做决定。

刘老师是从师范学校毕业的，既是我们的班主任，又兼任大队辅导员，更是我的启蒙老师，而且当时她又入了党，我们都觉得有这样的老师很光荣。但是她的家境却不太好，她爱人在外地当兵，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，小的才一岁多，还得照顾生病的婆婆，有时还得帮着公公种地。因此夜里经常得不到休息，有一次在课堂上让我领着读课文时她竟睡着了。我不敢再大声读下去，同学们也都吓呆了，以为刘老师生病了。这时，她手里的书突然掉在讲台上她才醒过来，用力拍着自己的脑门自责地说：“我咋睡着了？哎，我再睡着你们就大声喊醒我，不要怕！”

刘老师很喜欢我们这些学生，常对我们说：“一看见你们，我就忘了困难，老想给你们多做点事情！”

我们都很尊敬刘老师，因此也都格外听刘老师的话，从不给她捅娄子。她也不用看着我们，总是很有头绪地把事情安排好了之后，再教给我们怎么做，然后就由我们自己去做，遇到问题时她再及时指导，这使我刚